

解锁秋日

◎熊聆邑

如何解锁秋日？祖母说，秋是“煮开”的。记忆中的秋天，总是伴随着祖母煮茶的香气。那时，她会精选最上等的茶叶，放入紫砂壶里，再倒入滚烫的开水，仿佛是在精心调制一杯生活的琼浆。随着水汽蒸腾，茶香四溢，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种淡雅而又温馨的气息。那煮茶的香味，仿佛能驱散秋日的萧瑟，让我们的心也变得宁静温暖。

母亲说，秋是“割开”的。每到秋收时节，母亲就会带着我们走进那片金黄的田野。她手持镰刀，熟练地收割着稻穗，每一刀都割得那么精准有力。而我们则跟在她身后，捡拾着散落的穗粒，感受着大地的馈赠。那一刻，秋日的阳光洒在母亲的脸上，她的笑容像是被打翻的蜜罐，甜蜜在脸上肆意流淌。

父亲说，秋是“扫开”的。在秋日的黄昏，父亲总是会拿起扫帚，清扫院子里的落叶。他的动作轻盈而娴熟，仿佛在与秋风共舞。那扫叶的声音，成了秋日黄昏里最动听的旋律。在父亲的清扫下，院子变得干净整洁，仿佛也扫去了我们心灵的尘埃。而那份对生活的热爱，也深深地感染了我。

女儿说，对于她而言，秋是“画开”的。每当秋天来临，她总是兴奋地拿起画笔和画板，迫不及待地走进那片五彩斑斓的树林。她用细腻的笔触捕捉着秋日的色彩与光影，将那些美丽的瞬间定格在纸上。那些画作，不仅展现了秋日的绚丽多彩，更承载了她对自然的热爱与向往。

煮开、割开、扫开、画开……这些都是我们与秋日相遇的方式，也是我们解锁她魅力的独特途径。每一种方式都蕴含着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，都将留在我们心中，成为难忘的回忆，让我们更加珍惜与秋日的每一次相遇，拥抱秋天，热爱生活的每一个瞬间。

隔江下棋

◎王太生

在水天之间，风里浪里，江南江北，渡来渡去，其实是隔着一条江下棋。

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我所在的城市与江对面的城市，隔着一条江。先前，站在那些老渡口，一扭头，咦？江南就在面前了。

18岁之前，我是从未渡过江的。窗含桃花源里景，坐看长江万里船。有时，真有溯流而上的愿望。

江南和江北，水岸迢迢，城市和村落，隐约隔水相望，被摆成一副天然的中国象棋。在没有桥的年月，人们过江，只能借助轮渡往返。江这边的人，到对岸去，就是一只“过河”的“卒”，在楚河汉界边，“渡”来“渡”去，极像在一条江之间下棋。

一条江，把柔软的丝绸、灵动的锦绣诗章，顺手留在江南，却给了江北一件土布衣裳。江北人不气馁，一样雄赳赳地过江。过江的人群中，有出门走亲戚的，也有离家谋生打工、卖手艺、做生意的……人和摇摆的牲畜，呱呱叫的家禽，横七竖八地被挤在一块；那些渡江的大车、小车、客车、货车、农用车汇聚到一条轮渡上。这时候，渡轮鸣笛三声，便向南岸出发了。

有时候，站在渡轮上，欣赏江景，能看到江对岸的炮台、古堡。听老人说，以前天气晴好时，江面水流中可看得见“江猪”（江豚）。“江猪”水性极好，在江上一浮一沉地兔游，气力硕大，能把江上的小船顶翻。

我过江时，都睁大眼睛，一眨不眨，却一次也未发现“江猪”的踪影。

有时候，办完事，那些从南岸返回的大车、小车、客车、货车、农用车又重逢在一条轮渡上。这时候，江那边也过来几个人。说起来，不禁莞尔，为吃跑百里，追逐美食而不惜舟车劳顿。据说江北的蟹黄汤包，清朝就有了。周末时，他们说着吴侬软语，过江来品尝。

在一条江之间下棋，船载着那些过江的“棋子”。要过江，心中总得有件事。渡，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就像一个人，走进另一个人的心里。

我的过江故事，是用几十年的岁月时光写就的，无论何时，对岸都是岸。分别从六圩、八圩、十二圩登船，渡来渡去。有一次，从义乌回来，子夜在常州过江，渡船到江心时已是黎明，天心一轮明月，远处三两处灯火，这是我唯一一次，在半隐半现朦胧的天青色里从江南渡江回到江北，船突突地渡着，天慢慢亮了，船一边走，天一边亮，等到人上了岸，天已大亮。那次渡江，仿若是一段隐晦，也是某种启示，人从暗夜渡向黎明，从他乡渡回故乡，愈渡天愈亮，四周轮廓越来越清晰。

过江，是逐渐成熟的人生履历。你不至于无缘无故地将一件行李丢落在渡轮上，或者在人多纷杂、眼花缭乱中上错别人的车。年轻人过江，东张西望；中年人过江，不卑不亢；老年人过江，气定神闲，只等待鸣笛渡江。

凡尘里的奔波，脚底生风，平稳是船，宁静是岸，极像在一条江之间下棋，在江这边犹豫时，犹可左避右让；小卒过江，只剩下直行。

透过李致看巴金

◎冯俊龙

巴金对李致一生的影响举足轻重，李致对巴金的爱戴无与伦比。

在巴金诞辰120周年之际，李致不但与新华文轩出版传媒有限公司、四川人民出版社等积极合作，推出“走近巴金”书系，为读者多维度、立体化认识、了解和研究巴金提供翔实资料和广阔视角，而且主动利用各种渠道，推出“纪念巴金诞辰120周年”系列文章纪念巴金。

今年8月25日，李致在我创办的“五块石头视界”公众号上开辟专栏，推出首篇纪念文章《四爸巴金送我的四句话》，详细回忆了巴金送给他“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，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，说话要说真话，做人得做好人”这四句话的前后经过。李致从小接受巴金教诲，巴金不仅对李致和李氏家族影响至深，对无数人的人生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。通过李致的书写，巴金对李致说的这四句话，已经成为无数人一生遵循的做人、做事准则。

我曾拜谒过李致老，当面聆听过他对四爸巴金“说真话，做好人”的深刻阐释，亲身感受过这位饱受巴金熏陶的老人，如何理解与实践巴金对他的教诲。“说真话，做好人”看似简单，却需要付出真心和真情，真正做到并不容易。

李致在随后推出的《我淋着雨，流着泪，离

开上海》和《去杭州看巴老》这两篇专栏文章中，详细记录了他早年去上海、杭州看望四爸巴金的往事。生离死别是对亲情最残忍的考验，人性光辉在艰难岁月里成为最温暖的慰藉。那一封封李致与巴金之间的书信，是用真情记录下的人生往事，书写了真实的历史。血浓于水的亲情、感人至深的牵挂，在李致与巴金这对彼此眷念着的知识分子心中，都化成相互鼓励、相互支撑。

苦难随着时光流逝消弭，亲情却永远是家族前行的动力。在大哥、三哥相继辞世之后，巴金义无反顾接过照拂、接济一大家人的重担，李致在巴金的关怀下茁壮成长。这样的人间挚情，是巴金深受母亲“忠实地生活，忠实地做人”教育理念的影响，是巴金说过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“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，多付出一点”的精神延续，更是巴金“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，而不是索取”的真实写照。

书写一个家族的命运，就是浓缩一个民族的历史。

李致推出的“纪念巴金诞辰120周年”系列文章中，有一篇写巴金与萧珊的文章——《她和我在一起》。他写巴金把萧珊的骨灰盒接回家里，说“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寝室里，我

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。”阅读“在巴老的卧室床上，放着萧珊带着笑容的相架。书房的两张书桌上，也各放着一张有萧珊笑容的相架。无论巴老在工作或休息，萧珊都陪伴着他。”这样的文字，再看到巴金在萧珊的骨灰盒前留影、听《怀念萧珊》文章的录音，真实、立体的巴金跃然纸上，巴金伟大的人格魅力让人潸然泪下。

巴金对爱情忠贞不渝，对爱人矢志不忘，却“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”。这从巴金生前反对用自己的名字建基金会、设文学奖，也不赞成重建在成都的故居，可以看出他“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”“不愿意做名人”发自内心。李致在专栏中推出的《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——巴金二三事》这篇文章，对文坛只有“巴金文学院”而无“巴金文学奖”作出了解释。巴金一贯主张“作家主要靠作品与读者联系，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名字经常见报，也不是靠坐主席台、签名题字来生活”，对今天的作家们无疑有着重大的警示作用。

巴金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如同专栏中另外一篇文章《春蚕》里写的那样：“巴老把自己比作春蚕，他说：‘我是春蚕，吃了桑叶就要吐丝，哪怕放在锅里煮，死了丝还不断，为了给人间添

杂言漫谈

一句话的温度

◎周天红

英雄的“豪言壮语”让人感动，名人的名言绝句也固然很容易让人铭心刻骨，但有时候，那些平常人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不是名人名言的“名言”，也能在自己内心深处带来永久的启示和感动，像平静的水平吹皱的涟漪。

记得那一年的那个秋天，寒意初至，去采访一名在大山深处发电站工作的老党员。那发电站可真算得上是整个县区最偏远的单位了。周围10多公里范围内见不着人烟。两三个月偶尔看到一个人，比见了自家亲戚还亲。那位老党员在电站里一干就是30多年。日子过得是再清苦和平常不过了。

那晚吃了饭正要上床睡觉，发电机组突然出了故障，停电了。大山深处的夜是寂寞的，没有电的夜晚更是难熬。听说还有蛇会随时光临，我有点紧张。老党员走过来，划亮火柴，从床头拿出一盏油灯点上，安慰地说：“不要怕，这种事我们遇到多，只要在自己面前点上一盏灯，蛇就不敢来，一个晚上，眼睛一闭，轻轻松松就过去了。”

等老党员走后，四下里寂静得很，只有一盏油灯陪伴着，心里还是轻松不下来，久久难以入睡。我一直在想，老党员的话很有道理。为什么不能也给自己内心深处点上一盏灯呢？让心里那团“夜的寂寞”閃眼间过去。

日子在一天天流水般地过去。

又一个秋日，远山的树闪着红色的叶子张扬着整个秋天的美丽，道旁一行一台的茶树绿意未褪仍然展示着勃勃生机。接到任务，去采访一个“种茶支书”。大山里的那个小小村子，在那位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发展茶叶基地，三年群众收入翻了两番。茶叶基地面积达到了3000多亩，最多的农户年收入达10多万元。村子从以前的贫困村一下子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茶叶大村。

可是，村党支部书记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了村里的繁杂事务上，自己的家变化并不大，仍然住着四合院的土墙老屋。

我问他：为什么自己不去承包村里的集体茶场，搞项目发展一下呢，你有技术和市场信息，又有“人脉关系”嘛。

村党支部书记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点了一支烟，猛吸了两口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没有豪言壮语和粗声大气，只是平静地说：“我一直记得我们村里有句俗语，叫着‘种好自家地，别用公家肥’。”

我像接棒棒劈头敲了一下，愣住了。这是句“俗语”吗？用在好多人身上量一量，也该算是一句“经典”了吧。

“给自己点上一盏灯。”“种好自家地，别用公家肥。”一句句多么朴实的话语。在那些热闹而又忙碌的街头，在那片被现实与理想反复洗涤后的天空，在那些没有人相守的夜晚，我总是被这些平常的话语所感动着。

在城市霓虹与微光不停闪烁的间隙里，在酒气与香烟烟雾一次次烘烤和浇灌的边缘，在昨天与今天见或者不见的距离里，我害怕那些群魔乱舞铺天盖地的短信、微信，更伤不起那些还没见过一眼就能说出的虚空。那些缺乏真实和真诚的话语，总是轻易让人伤悲。我更喜欢乡间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真实而又朴素的话语，我喜欢用内心去掂量它们的厚度和温度，它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凉秋和寒冬。

我们都说过很多的话，一起度过很多的长夜漫漫。时光的白马横空而过，又一个秋来了，我还紧守着那一句话语的温馨与温度，你还会记得起吗？



轻舟已过万重山 徐成文作

乡下有朋友

◎张金刚

我来自乡下，定居小城。我有很多乡下朋友，他们让我感到快乐与幸运。

郑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朋友。她邀了我数次，终于趁个好天气，与朋友一起前往她在乡下的小院。在乡下有个小院，多么幸福，多么诗意，郑老师与她的爱人杨老师，便坐拥这份幸福与诗意。

郑老师，在村小教书，还写文章；杨老师，在镇政府工作，写文作画，还给村里孩子上公益国学课。那天，郑老师头戴渔夫帽，身着花裙，在路口迎接我们。穿过整洁的街巷，沐着舒爽的秋风，伴着悦耳的鸟鸣，说笑之间，我们被引至一方漂亮小院前。郑老师紧走几步，推门示意：“欢迎光临寒舍！”何“寒”之有？堪称雅居。本是五间北屋檐下的土院，被玻璃屋顶、落地门窗一分为二：院墙内为院，露天，土地面，石甬路，种着应季花蔬；门窗内为厅，连着正房，铺了地砖，摆着盆栽，布了画架、书橱、茶台。

杨老师躬身相请：“山泉水煮了茶，请落座！”我环顾一周，称赞道：“也就两位老师能有这巧思，起居室、阳光房、会客厅、茶室、书房、画室、小花园，多功能、高品质！”香茶几盏、瓜子一盘、红枣数颗，我们畅聊文学和人生，几乎忘了时间。稍后，阳光房内，又一起包饺子、进午餐、品枣酒，其乐融融！

饭后，杨老师端起调色板，在画架前开始创作。郑老师凑到近前，扳过他的头，麻利地给杨老师扎了个马尾小辫：“这才有点艺术范儿！”我心生感动：他俩家在乡下，小儿有疾，学校、镇上、医院、家里，奔忙不休，却忙里偷闲，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、有情有趣。临走时，郑老师塞给我一瓶珍藏的枣酒，一袋现摘的蔬菜，“酒是陈的香，菜是新的鲜，尝尝！”

经人引荐，我认识了乡下爱写作的崔哥。乍看崔哥，朴素的外表、真诚的谈吐，典型的农人形象，与作家好像不搭界。然而，他却是一位坚持梦想数十年、隐在农村山野间的农民作家。他扎根农村，吮吮着大地的灵气，参与村里的事务，将家乡的山水风物、生活的爱

恨情愁，甚至他担任村干部、办家庭手工业工厂、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丰富经历，都化进了他的小说，读来真实、朴实、厚实。用崔哥的话说：“夜深人静，月光如水，虫鸣如歌，亲手让如是故乡，在文字里呼吸，在故事里鲜活，一切烦恼和疲惫都烟消云散了。”崔哥写作的精神让我感动，着实不易；也让我羡慕，甚是浪漫。

庙会那天，我赴崔哥的家宴。柴火土灶煮的红枣粽子、炖的土猪肉和水库鱼，村里人的真诚与盛情，皆外化于丰盛地道的一菜一饭之间。午餐进行到下午的大戏开场，也不愿散，任铿锵的锣鼓、悠扬的丝竹、婉转的唱腔，做了我们欢聚的背景音。我和崔哥也在农家小院、林荫小路、山前水畔、丘壑沃野相约，若岁月不弃，定写作不休，让挚爱的故乡在我们的文字里绵延永恒。

我的故乡“苍山”，曾一度让我想逃离，现在却常常入梦，让我日思夜想。每次回到故乡，我都会遇见熟悉的乡亲们，他们大都年迈，但只要他们在，故乡就在。他们从小看我长大，是我珍贵的“忘年之交”。

满头白发、步履蹒跚的大婶，家住村口，是我回苍山时常遇到的人。她抬起浑浊的双眼，眯着眯我，说：“小刚回来了？”我应了一声，还未来得及寒暄，她已低头专注走路了。我嘱咐“慢点”，她挥下手，算是回应。当年，她亮起大嗓门当“村口小喇叭”，抖搂我们这些孩子的糗事时，是多么健谈！不管咋说，见她安好，我便觉得我的童年“档案”依然被她及其他我乡下的朋友们收藏得完好，随时可以“调取”。

卸任村干部多年的大叔，正在槐荫下与大家攀谈。仅他在任上将深山里的甘泉引至每家每户这一件事，就值得让人敬重和铭记。他也是我的朋友，每次我回村逢着他，他都会将村里大事小情说与我听，其中不乏于我工作有益的村情、真话，也算帮我调研采风了！还时不时鼓励或批评我一番，我都洗耳恭听，反思如何更好地做人做事。见我回村，他招呼

一点温暖。”在纪念巴金诞辰120周年暨“走近巴金”书系新书发布会活动仪式上，我再次听到嘉宾关于“春蚕”的发言：“李商隐说‘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’，巴金却是‘春蚕到死丝不尽’，他在死后也要继续吐出丝来，为人类不断作出贡献。”这样的“巴金精神”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，都值得读者学习、赓续。

李致是巴金亲侄儿，同时是著名出版家、作家，他与巴金因为血缘关系有很多亲密接触，他对巴金的了解与研究，有许多天然、独到之处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李致对巴金的敬重和深情，使他从早年开始，就注意收集、保留与巴金有关的往还信件、照片等资料，及时记录下关于巴金的点点滴滴。所以，在现当代写作和研究巴金的作家、史学专家中，李致是当之无愧的魁首，无出其右者。李致创作的大量与巴金相关的作品，不但是他对巴金的深切缅怀，还是研究巴金的第一手珍贵史料。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“走近巴金”书系中，包含了李致先生撰写的关于巴金的文章。这不但使读者从中接受到文学熏陶，同时也透过李致看到更加真实、全面的巴金。读者从这些作品中汲取做人、做事的养料，学会如何“讲真话，做好人”，这就是对巴金永远的、最好的纪念。

轻舟已过万重山